



小品大观 (十三)

艺苑走笔

“背包客”十日 (五)

冯 并

摇摇晃晃绿皮车



冯 并

回到铜仁，就要踏上返程之路。返程需要换一种交通方式，坐火车或更便捷，同时也可以避免景观的重复。然而坐火车西行，并不能直接从铜仁登车，铜仁城里的火车都是通向湘西和川东，西行的火车从玉屏车站经过，所以要坐汽车，需到玉屏去。玉屏站是个编组站，有开往贵阳的始发车。铜仁火车站与玉屏火车站，曾经犹如一个城市的北站和南站，中间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公路车程。火车一直以玉屏为东来西去的重要交通节点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铜仁虽然产铜不很多，但离玉屏不远的万山区却是中国的采铜地，那里的丹砂自古有名，现在仍然是亚洲最大的汞生产地，湘黔铁路在玉屏设立编组站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玉屏与镇远同在舞阳河的一条线上，玉屏处在舞阳河下游的南岸，她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动听的名字，也是因为舞阳水流如玉而隔河青山因屏。这里是民歌之乡、油茶之乡，也是著名的箫笛之乡，若不是要赶路，是应当去细细体味的。

购得下午去往贵阳方向的始发车票，也就背着背包在车站周边信步走走。这个县城有侗楼林立的特色，也有万山工业区带来的人流来往。在车站广场的饭铺里，居然发现了久违的山东馒头。

这几天吃米粉多，来一只热腾腾的北方馒头更觉香甜。就着粉汤吃馒头的时候，捡到不知谁遗留在餐桌上的小报，说离玉屏不远的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，有专家发现了陈圆圆的墓碑和吴三桂的后代。报道说，专家发现墓碑，刻的是“故先妣吴门聂氏之墓，孝男吴启华、媳李氏”立，怎么一定会是陈圆圆的墓呢？报道中给出的专家解释是，陈圆圆本姓邢，入青楼后改姓陈，一个是右耳旁一个是耳旁，合起来不是一个可以遮人耳目的聂字又能怎样。

陈圆圆与吴三桂的传奇，历来有多种版本，基本来自野史和猜测，就连《李自成》作者姚雪垠有关陈圆圆结局的素材也来自《甲申传信录》。他写的是小说而非纪实，将陈圆圆的结局处理成远赴宁远，很快郁郁而亡，自有作者为李自成、刘宗敏开脱的想法，但清末吴伟业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诗的定评，也未必就是那个样子。尽管相夫教子出家念佛，成为后来有关陈圆圆诸多“感情剧”的主旋律，但同样脱不开对真实历史的猜测想象。如果说，马家寨有吴三桂的后人，或许有一定可能，但拆字考出一个陈圆圆之墓，还是颇令人惊讶的，更别谈，复杂的繁体是三只耳。而那墓碑上有意提醒的“故”字，也好像不合其时的规矩，所以不去看也罢。

西去的列车发出信号。这是一列站站停的绿皮车。挤得水泄不通，要不是我们买了始发车票，休想上车，也休想有座。

对坐着个秀气的侗族小姑娘，普通话说得很好，攀谈中知道她要在前面不远的青溪下车，趁着提前放假去看妈妈。她带着一个大袋子，装着十几只竹筒和长长的几支竹箫。我妻子问她带这么多箫笛干什么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，顺便卖卖，得自筹下学期念书的费用，不能全靠妈妈阿爸。能卖掉吗？她点点头说，会有人来的。果然，不一会儿，一伙也是来旅游的小青年发现了这些竹筒，音色最好，也是旅游纪念，能卖我一文吗。小姑娘点点头。车到青溪，竹筒和竹箫一支也没剩下。小姑娘很得意地同我们挥挥手，下车去了。绿皮车依然慢悠悠地行走，穿山洞过桥梁，摇摇晃晃，抬着微阖的眼皮，扫扫车窗外的河流和清晰的大山轮廓，又是一种自得的观景感觉。

在村乡密布的山区里，最有烟火气的还是绿皮慢车，走亲戚赶圩场还是方便，想从哪儿下就从哪儿下，想从哪儿上就从哪儿上。车票又很便宜，做小生意成本也很低。若是如我们一样不十分需要快节奏的，未必不是好的出行选择。在略略带来倦意的摇晃中，我也在想，快与慢既相对，也看需要，一张一弛方是人生常态，只要脚步不停，总会到达目的地。

我们下一站要去的是福泉，在都匀的北边。那里有保留完好的明代古城，据说古城的西门是引入河水的水城，这种不很多见的设计，在当年是为了防止攻城者切断水源，现在则成为别有景象的去处。但我们也在犹豫，一路上看的都是古城，要不要换个视角，随意挑个去处，来一次随机的旅游。

天光放晚，福泉火车站到了，站名叫马场坪。在贵州，叫马场、牛场、鸡场的太多了，一般准是古来大的牲畜交易场。在汽车的年代里，昔日牛叫马嘶的市场早就没有了，但也许会有什么遗迹看看，或者会有别的难得机会。就这么着了，今夜宿在马场坪。

(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，《经济日报》原总编辑)

虎虎生威 大有年

米丽宏

光阴如水，丑去寅来。2022年，是虎王当令的虎年，耳边仿佛又听到了那震撼山川的虎啸——“长啸一声风刮地，雄跳三肋兽奔群”；眼前浮现的是“兽中之王”的威猛——黄质黑章，锯牙钩爪，体重千斤，斑斓健美，天生一种雄视万物的威仪。

虎，在中国人眼里，是一种神兽，一种象征。早在250万年前，虎已经活跃在了远古蛮荒的世界，它震天动地的吼声像春雷般惊醒沉寂的大地。我国南方的热带雨林、华北的崇山峻岭、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，都有虎族在生存繁衍。它们跟先民一起漫游生活在荒山野林之中，相捕相杀，又相互依存，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史。

当虎赫然从山坳密林中步出，山民无不辟易，百兽无不惊恐。人们对它又恐惧又尊崇，于是模拟其形态，仿效其吼声，创造了“虎”字。虎，是象形又是拟声。甲骨文和金文中的“虎”，都是虎头的简化、象形和摹写。

在殷商时代，虎被看作是主管风雷的神灵，龙虎相争，可行云布雨。虎的形象，被人们画在皮肤、服饰或用具、大门上，作为氏族的名称、标志和神圣护符；有的虎，还被画上双翅，变成威力无边的“飞虎”，成为守护神。

上古奇书《山海经》中，就有这样一位神通广大的西王母。她居住于昆仑山西北，人面虎身，掌管疾病平安。她还掌握着不死之药，有决人生死的大权。汉代《易林》说：“弱水之西，有西王母，生不知老，与天相保。”她既向黄帝献过地图，扶助他安襄天下；到周代，跟周穆王也很友好。这是一位具有母虎般威严的母系社会女领袖的形象。

如果说《山海经》中50多条虎故事，属于神话传说；那么，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墓葬出土的蚌塑龙虎，则真正掀开了中华虎文化庄严的第一页。黄土深处的墓坑中，墓主（据考证为伏羲）东西两侧分别放置着蚌壳塑制的龙与虎。蚌虎，头微低，圆目圆睁，张口露齿，虎尾下垂，四肢交递，正是下山猛虎之姿。专家考证说，它们距今已有6000多年历史，号称“天下第一龙虎”。

虎与龙并列，其实昭示着虎的地位。历朝历代的皇帝，自取龙象，称“真龙天子”。虎呢，神性被贬损一点点，降为天子的侍卫、武官，在民间只居于山神的位置，与土地为伍。《诗经》中，“虎拜稽首，天子万年”，虎跪地颂圣的场面，正是龙虎关系在世俗中的写照。

到周代，虎已被用于社会军旅之中，昭示着一种精进向上的民族气质。如《诗经》中称勇武之臣为“矫矫虎臣”，《尚书》称武王有“虎贲三百”。春秋秦汉时，虎的雄威拓宽到了政治和文化上，不仅猛将勇士称虎将、虎贲，连敢谏之士也被称为“殿虎”；国家用兵的兵符，使节出国所持之节，也以“虎”命名。汉朝时有“虎贲中郎将”“虎牙大将军”等最有权威的军衔。虎符，常用铜制成虎形，是军权至高无上的军令的凭信。虎符分两半，一半存朝廷，一半付外官。朝廷传令时，会遣使节持半符交接。两半相合，即可按令行事。

宋元以后，虎皮，也成了权威的象征。将军、元帅、山大王都要坐虎皮椅，做官要挂“虎头牌”，兵器中有“虎头钩”……由于虎的威慑力量，不仅将士们“虎帐夜谈兵”，就连文士讲学也要坐虎皮，宋代理学家张载讲《易经》坐虎皮，表示他是学术权威。遇到程颐程颢后，他自觉对《易经》的理解不如二程，便自动搬去虎皮，回到了陕西。这个典故一时传为佳话。

虎，长相忠厚、步履庄严，又有勇猛声威，常给人以正义感，因而又被赋予裁判者身份，传说中古代的门神——神荼、郁垒兄弟，就是专门抓鬼饕餮。人常说虎视眈眈，那可不是对食物，而是对鬼魅。

虎，是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千百年来，中华民族崇虎、祠虎、搏虎、德虎、颂虎、画虎、书虎……当今21世纪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，中华民族面临重重挑战，但一切都不会阻断前进的道路，反会让我们更清醒、更坚定、更豪迈。

龙腾虎跃逢盛世，虎虎生威大有年。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诗意品鉴

品诗

我真正“品”的第一首诗，是郭沫若先生的《凤凰涅槃》。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，请容我慢慢道来。我进入北京二中的时候，是1968年，班主任是贾作人先生。青春年少的我，对写诗产生浓厚兴趣，而且什么都敢写，什么都敢往贾老师那送。他从不嘲笑我，怕挫伤了我的积极性。只是我写的几首“旧体诗词”，让他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拿出半天时间，专门给我讲诗词格律，讲“平仄仄仄平仄仄”。这以后，他把精力放在了指导我读书上。贾老师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骑着他的“飞鸽”车到我家来，自行车后架上驮着一个用包袱皮裹着的大包——他把自己的藏书一摞摞拿给我看。我知道了杨朔、秦牧、茅盾、吴伯箫、曹清华、何其芳、臧克家、公刘、徐迟、艾青、田间、闻捷、王汶石、胡采、柳青、梁斌、刘白羽……知道了列夫·托尔斯泰、海明威、果戈理、莫泊桑、罗曼·罗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……我有看不懂的就问，贾老师就讲。就这样，一个星期天的傍晚，贾老师给我带来了《沫若文集》，他翻开《凤凰涅槃》，先给我讲授生僻字，然后一边朗读一边讲解：

读诗品诗写诗的美好时光 (中)

李培高



把我送上高中。高中的语文老师赵庆培，时任二中语文教研组长，是贾老师的挚友。赵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学识丰富、性情率真，

讲课时常有独到见解，可谓魅力四射。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名牌栏目《阅读与欣赏》，赵老师就是这个栏目的经年撰稿人。他的文章后来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，影响很大。他也是那首儿歌“柳条儿青，柳条儿弯，/柳树种在小河边。/折枝柳条儿做柳哨，/吹支小曲唱春天”的作者。我常去赵老师家“求教”，师母满额也不烦我，有时到了饭口儿，就添双筷子，我就在赵老师家蹭饭。赵老师和我聊的全都是课本外的文学知识，比如《尚书·舜典》云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”，我是第一次知道。他高声朗诵南宋朱熹的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”后，给我讲的是“宋诗的理趣”，使我大开思路，受益多多。当代诗人中，赵老师不但给我讲艾青、臧克家、闻一多、郭小川、公刘、严阵、闻捷、田间等著名诗人的经典之作，一天，他递给我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《共和国的歌》，作者：徐迟。赵老师说，一个诗人的成就，不在他写了多少；真正的诗人，一首好诗就够。我领会他的意思，回到家一首一首地“品读”起徐迟的诗来，越读越佩服赵老师的眼光。可以说，徐迟先生的这本诗集，对我后来的诗歌创作很有教益，具体的例子我放到后面“写诗”里再说。

作为我的恩师，赵庆培老师和我们之间还有一件趣事。那是在高一级的语文课堂上，记得那堂课是命题作文《春游颐和园》。不知怎的，我忽然“诗思如泉涌”，“哗哗”在作文本上写下了一组诗，等后悔不按时已来不及改写了。下课的铃声响了，只好硬着头皮交本。几天后讲评作文，赵老师先表扬了写得好的几位同学，然后他严厉地说：“做好命题作文很重要，对这项基本功的训练一定要认真对待，要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这次我们班有个别同学没有按要求做，还写起诗来……”我的心“咚咚”直跳，不敢直视赵老师的眼光，后边的话什么也没听清楚。当那本“沉甸甸”的作文本发到我手里时，我赶紧放进书包。直到下午放学后，我才翻开作文本，啊？在《春游颐和园》的题目旁，竟是一个大大的“优”字！我的那一行行“诗”，赵老师认真改过了，有的句子下边还画了表示赞许的红圈有的。文末处的批语只有两个字：“很好！”

(作者系《北京日报》高级编辑、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)

序 专栏

一本学习调研的好教材

——读南红杉、舒风编著《调研笔谈》

谷亚光

室外，一场北风呼吹着黄叶打着旋的飞跑。室内，一杯香茗飘着温暖的水汽伴着读书人。读书人读者何？《调研笔谈》也。

南红杉、舒风编著的《调研笔谈》笔者已读了两遍，还可想读，原因无他，内容有用、文笔有味啊！

当今时代，恰逢盛世，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中国发展日新月异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，干部不会调研、记者不下基层，是绝对不能适应时代变化、了解党情国情民情、赶上时代脚步的。做起文章、写起报告来也就必然空话套话连篇，名词概念堆砌，却难以解决实际问题。

如果哪位朋友还没有掌握调研的窍门，领悟调研的妙处，那就读读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《调研笔谈》吧！

该书开宗明义，调研乃是：“谋事之基，成事之道”。往大处说，调研对于治国理政很有必要，重视调研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党的从群众中来、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，都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在各项工作中必须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。很多老一輩革命家都很重视调研，对此都有专门论述，并身体力行搞好调研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号召全党同志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把调查研究作为执政基本功，修好练强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要“始终坚持”和“不断加强”。为何？原因是我们肩负的任务不断变化使然也，原有的任务完成了，新的任务又摆到了面前，又需要重新学习和调研。而且随着干部新老交替或者调动，新的干部上来了或到了新的岗位，都是需要重新开始进行调研工作的，否则就难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。

从小处说，调查研究也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。老百姓无论从事什么职业，投资、决策、婚姻选择等哪

一样离得了调研？不符合实际的决策必然失败。

在新时代，领导干部要守初心、担使命，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当然要学会调研、善于调研，练好干事创业的基本功，争做调研的行家里手。作为反映时代风貌、报道社会真相的新闻记者当然亦不能例外。

毛泽东同志说过：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”调查研究中的地位就不用多说了。但是人的调研的功夫深浅和能力水平高低还是差异很大的。王国维先生讲过，古今成大事或者大学问者，无不经过三种境界，分别是“立”“守”“得”。“立”就是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此第一境也。“守”就是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此第二境也。“得”就是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，此第三境也。该书认为，调研也有三个境界，即：调研有得、得而能用、用而生巧。调研有得的标志是了解事物的真相，真相得之不易。得而能用、用而生巧当然更非一日之功。

调研是有方法的。该书总结了调研应遵循的一般程序：一是明确目的，编制计划。二是收集资料，初步分析。三是做好准备，实地调研。四是汇总资料，分析研究。五是形成报告，得出结论。当然调研要取得高质量，还有一条很重要，就是要增强调研的针对性。可以说，针对性是搞好调研的灵魂。提高针对性，关键是增强问题意识。调研要奔着问题去，问题越聚焦，调研就越深入。要增强调研的针对性，根本的是要善于思考和准确把握调研的基本价值。还要明白，“天下难事，必作于易；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细”。毛泽东同志当年开展的兴国调查、寻乌调查之所以成功，其诀窍就是在“细”字上下功夫。

调研最大的敌人是形式主义。形式主义多种多样，细而论之，重点注意避免出现六方面的问题：一是零散调研多，系统调研少。二是应急性调研多，计划性调研少。三是被动性调研多，主动性

调研少。四是歌功颂德多，直面问题少。五是转手材料多，第一手材料少。六是调查下功夫多，研究下功夫少。形式主义还有其他表现如：“调而不研”“半空调研”“瞎子摸象”等，“半空调研”的症结在于不接基层地气，或者不与群众见面，见物不见人，或者只是打电话、上上网，见材料不见事。

尊重群众才会真正深入基层，对基层有感情，才会愿意“接地气”。调研的过程中是这样，起草报告、行诸文字时何尝不是如此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，是创造历史的动力。领导干部和新闻记者只有深入基层，在实际中“望闻问切”，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，充分吸收群众的智慧，才有希望概括出新思想、新观点、新论断、新举措，解决新问题，写出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文章大作。

该书不仅思想性强，也穿插了很多经典范例，从马克思的《工人调查表》到毛泽东同志的《关心群众生活，注意工作方法》，再到陈云同志的《开展群众工作是当前地方工作的中心》等。

该书作者深得文字三昧，文笔不仅流畅，意蕴丰厚，而且颇有趣味，反复读之，不觉索然，如今能够做到这样程度，已经不多见了。这可能是深入读书写作，也深入调研后达到的一种境界吧？正如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中所说：“夫夷以近，则游者众；险以远，则至者少。而世之奇伟、瑰怪，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”

(作者系《中国发展改革报》编委)

